

哥本哈根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缔约方机构 (CPH)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 15:15 时至 16:45 时
ICANN58 | 丹麦哥本哈根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好的。感谢大家的到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所以我要感谢缔约方机构的到来。我们准备了许多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看到大家没有参加下面的相关“简介”课程。所以下面请放上问题。

它们不在屏幕上。所以，除非我转过来...

等一下。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第一个问题以及你们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保罗·迪亚兹

(PAUL DIAZ):

好的。我是保罗·迪亚兹，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我不知道屏幕上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我们的重要性顺序来排列。事实上，在我们来这里之前，作为签约方我们曾交流过，第一个和第三个其实可以合并到一起。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这么做。

在与董事会的互动中，我们发现的一个挑战或者担忧的一个问题 — 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 那就是，董事会能不能就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所指出的矛盾发表一下看法，我们也可以向董事会申请。

我的理解是，董事会必须承担一个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但是，ICANN 董事会却经常被拉进非常具体的关于政策和细枝末节的讨论当中。所以我们的担忧，我们努力想要在这些讨论中表达的就是 — 展开一个更根本性的、或更高层次的讨论，讨论在 ICANN 董事会看来，它的指导框架、工作重点是什么？这种矛盾似乎在于，它对 ICANN 组织以及社群工作负有监督职能和责任，而不是一头扎进 — 有时是过度投入到政策层面或政策制定工作。

我希望我的表达是正确的。也希望我的同事随时补充说明。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结合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指向了一个更加宏大、更高层次的问题。我希望刚刚加入董事会的新董事以及已经加入一段时间的老董事，我们可以 — 关于在董事会一级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们有没有达成共识。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它？关于日常运行方面，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贝基·伯尔： 很好。我们确实把它们看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但是我理解这里存在交叉，而且我也认为将它们合并是有意义的。所以首先我要交给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然后是露丝薇斯 (Lousewies)，回答第 3 个问题。

所以，露丝薇斯，我们会打乱顺序。

之后我们再稍微探讨一下我们是否理解了你的问题。

玛盾·波特曼：

好的，谢谢。

谢谢保罗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新章程带来的新局面下开展工作，以及当社群提出反对意见时，我们要如何处理。我想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作为董事会，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职责，章程中已经写得很清楚。我们会照办。但是尽管如此，流程显然是非常复杂的。马跃然一直和他的团队一起，力求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流程如何运作。我们非常支持他更顺利地开展这一工作。

也许，马跃然 (Goran)，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稍微谈一谈你的“Hubba Bubba”（译者注：一种泡泡糖品牌）布局。

贝基·伯尔：

我们猜玛盾说的是瑞典语。

马跃然 (GORAN MARBY): “Hubba Bubba” 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瑞典词。据史蒂夫 (Steve) 讲，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官方语言，不需要任何翻译。

对此我已经说了很多，我也非常高兴收到来自签约方的意见。

董事会有自己的角色。章程的制定是为了以确定的方式开展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ICANN 组织将促进社群内部开展讨论。之后讨论结果将提交到董事会，由董事会作出决策，然后再告诉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是自愿地来做一些工作。每项工作都非常依赖于政策或者我们收到的其他成果的质量。

所以，我知道，在这个专家组当中有些人一直在我的会议室，关注我们尝试绘制的这些流程图，别名为“Hubba Bubba”，其中一个绘制的就是 DNS。

我做所有这些唯一的目的一我不希望有人误会——就是阐明这些流程如何运作。GNSO 非常出色地描述了它们的政策如何运作。但是接下来还有董事会，还有建议，还有规划流程，最后还有实施流程。我们努力要解决的就是，这当中有没有任何缺口，或者有没有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

我参考了你们刚刚发来的一封信，我想你们和我们一样，都认为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其中的一些要点。我不会介入这些要点的讨论，因为社群已经深入参与其中。但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理解更深入，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更多问题。谢谢。

贝基·伯尔：

下面我要交给露丝薇斯。但是我要肯定地指出一点，我认为在我们完成其中一些流程的过程中，需要吸取一些相关的教训。而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了工作重点，以确保我们严格遵循章程规定的程序。

露丝薇斯。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非常感谢贝基。我想，为了让新人更好地了解，有必要稍微展开说明。因为不久前我自己也是新人，不熟悉 ICANN 董事会角色颇有意思的构造。当然，其中一部分就是传统董事会。ICANN 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性机构。它有一位首席执行官。他有自己的关键绩效指标。我们必须决定付他多少酬劳。我们有预算。有员工。常规公司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董事会仅仅负责监督。

现在，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ICANN 社群。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之对等的事物。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参照，在其中我们也扮演着一定角色。

而且我发现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流程，发生的每一件事，董事会考虑哪些流程，这非常有趣。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社群推动，以至于董事会的关键职能就是充当这个流程的守护者。是社群决定政策。是社群决定每一件事。而我们必须确保流程得到遵守。

现在，我们董事会内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冲突，或者僵局，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发挥一定作用？我认为这确实很有趣，因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当工作完全陷入僵局时，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董事会。这就到了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而关于我们能不能帮助摆脱困境，还没有一项总体规则。我们是要搭建桥梁吗？我们是要促使各方坐到一起来谈吗？我们不能设定截止日期。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同意。但是我们可以引导。我想，这就是我们发现董事会的更大价值所在。

此外还有一些事正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来自荷兰，信奉加尔文主义，这是一种崇尚节俭的文化，我们相信每一件事做与不做都会给预算带来影

响。是否决定延长工作阶段 2，是否决定纳入更多语言，是否决定迁移会址，都具有财务影响。而且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我们越明确社群的决定具有什么财务影响，就越能够权衡这个决定。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预算是有限的。而且，当新增了事项时，我们也要增加收入。我想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么想，因为那就像是增加税金。我有过从政经历，所以我知道人们一般不喜欢这个。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削减什么？我们要抛弃什么？如果我们要做新的工作，那么需要解雇谁？或者，我们要停止哪些项目？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越是能透彻理解它们对预算的影响，就越能以非常包容的姿态做出选择。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贝基。

杰夫·埃克豪斯
(JEFF ECKHAUS):

我是来自 Rightside 的杰夫·埃克豪斯。这一点实际上我早前讨论过，过去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 —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在向注册人收钱。所以我们会收取所有这些费用。然后把它们交给 ICANN。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的问题是，关于这些资金会如何运用，从来没有进行很好的沟通。而传统董事会的这种桥梁（作用）以及你所说的正是，类似于，这个社群董事会做出了哪些预算决

定？它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一点如何传达，我要说的是，如何更广泛地传达？

的确，ICANN 召开了预算会议，我想就在今天的 5 点到 8 点，他们会展开这个流程。但是我认为，如果 ICANN 能告诉更广泛的社群，它所收集到的资金用来做什么、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决定，那样将大有帮助。我不是指细节，而是，比方说，这是我们今年的五个工作目标。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是我们的计划。这些事情也许我们还不能做，因为我们其实正在关注这些项目。

我不知道这些讯息是否传达给了更广大的受众，而不仅仅是这间会议室里的人。而且我认为 ICANN 的传播理应更加大众化，这样人们就能真正了解内情，而且可以说，“嘿，你知道吗？我们正在进行第 2 个工作阶段，但是中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支付 18 美分的原因，因为这些事情关系重大，而且这很重要。”

此外，像我本身作为注册管理机构，我们有 40 个 TLD。我们为每个 TLD 支付 25,000，不管它是什么。问题是，这笔钱做什么用了？但是这些费用都做什么用了？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它们进入了这个黑洞。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就此进行一些沟通 — 进一步面向

本团体乃至更广大的社群。我不是指 ICANN 社群，而是互联网用户，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希望 — 我听说这一点列在今天的议程上。我想谢林 (Cherine) 在周六播放了一些幻灯片，里面阐述了 ICANN 2017 年有哪些目标。我希望看到这些信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也希望针对此有一个专门的工作计划。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阿莎 (Asha) 和史蒂夫 (Steve) 对此有话要说。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感谢你的问题和意见。这个信息 — 哦，抱歉。我是阿莎·合美嘉妮，目前担任 ICANN 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你要求公开的信息，其实已经提供了。我们披露了这些钱的去向。披露了我们计划如何支配这些收入。也披露了我们无法去做的一些事，因为还需要权衡。所以感谢你提到 —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噢，你好。

感谢你提到今天 5 点到 8 点的董事会研讨会。顺便说一下，晚餐和红酒很棒。周四我们将召开另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面向社群的。

今天召开的是一个临时研讨会，与会者是临时预算社群的成员，他们每年都会聚到一起协助我们和财务团队开展预算工作。但是我们还将召开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大会，届时会谈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以及我们需要权衡的问题。我强烈建议你们参加。你们给我们的意见越多，我们就越能了解你们想要看到哪些我们没有提供的信息。好吗？谢谢。

贝基·伯尔：

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谢谢。基本上阿莎说的就是我要说的，但是请允许我稍微换一种说法。

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所以并没有缺乏尝试。但是你的问题着实让我感到不安，你说它的形式或包装不对，诸如此类。所以我很困惑，但不是拒绝。

杰夫·埃克豪斯：

对，不是。还是杰夫·埃克豪斯。你完全正确。我不想妄下断论或者给人一种信息被蓄意隐瞒的感觉。我不想 — 那不是我的目的。

我刚才想说的是，它更多的是推送信息，而不是拉取。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将信息拿出来，展示给更广大的受众。而现在有很多 — 我是说，这回到了 — 我不想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目前确实存在信息超载的现象。我希望，也许信息是浓缩的，但要以更容易消化的形式，以便于人们理解。我认为这真的大有帮助。我认为长期来看，它将有利于我们所有人。

但是，没有人感觉到说，信息被蓄意隐瞒，或者某些会议闭门造车，人们没法提出意见。我不希望任何人误会，以为我是这个意思。

史蒂夫·克罗克：

作为一家美国机构，我们的成长遵循了与美国国会一样的预算透明原则。所以我完全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笑声]

杰夫·埃克豪斯：

就是这样。

贝基·伯尔：

艾米莉。

艾米莉·泰勒

(EMILY TAYLOR):

谢谢。我想回到露丝薇斯谈到的一点，即，当政策陷入僵局时，董事会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你谈到各种各样的选择以及参与和不参与的各种陷阱和风险，这真的很有趣。

也许，你知道，提出这一点很好，而且考虑这一点也很有利，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要获得良好的政策成果，对吧？而且我想，当工作陷入僵局时，人们确实期望董事会施以援手。所以你们需要考虑的，可能是围绕 — 不管发生什么，董事会要介入或扮演某种角色时都要非常透明，因为虽然闭门造车确实不大妥当，但是也要扮演一个中立和公正的角色。它是扮演一个推动者，一个协调人，目的是鼓励人们反思，考虑公共利益，考虑不同的 — 你知道，协调人也可以检验不同的办法。但是，它要回到社群，鼓励他们帮助打破僵局。

我认为，这可能是董事会可以积极思考的，只要它是以非常透明的方式进行。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方面的行动非常容易被误解，所以...

我只想提出这一点。

贝基·伯尔:

谢谢。董事会有人要评论一下吗？哦，谢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今天收获颇丰。

非常感谢上一个意见。我想，董事会必须遵循章程中规定的流程，这一点安全正确。这是毫无疑问的。

政策是通过 PDP 制定的。建议来自于各个咨询委员会。董事会不发展政策，也不制定政策。

所以当出现我们所说的僵局时，我的个人看法是，董事会有责任推进采取某种方式解决这个僵局。董事会没有责任实质性地解决存在的任何问题。董事会的责任在于推进解决僵局的过程。

我认为你所指出的透明度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应当说明症结所在，并提出一种具体的方式来推进这个过程。我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们将会遵循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信念。谢谢。

贝基·伯尔:

杰夫 — 哦，等一下。唐娜，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唐娜·奥斯汀:

我想回到预算的问题，所以杰夫可以先回应刚才的发言。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同意作为一个社群董事会，当出现僵局时，要发挥作用推动问题解决。但是我认为，作为签约方，回到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中时，我们还有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要求适时采取行动，不管是批准一条建议还是不批准。我们有管辖政策制定流程的章程。

当 GNSO 要求或者向董事会呈交一个政策，这时就需要董事会采取行动，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然后再将它返回给 GNSO 并遵循这个流程。所以我认为在充当社群董事会和遵守合同之间需要平衡一下，在我们的合同中有一个行动的预期。

贝基·伯尔:

詹姆斯，你要在唐娜之前发言吗？

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唐娜允许我 —

贝基·伯尔:

你也是回应这个话题吗？那么接下来先请詹姆斯，然后是谢林。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我要支持一下，因为这里呼声非常高。我是詹姆斯·布雷德尔。我同意杰夫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同意谢林说的这不是董事会的职责。这是董事会的职责。你们有接受或反对 GNSO 或 SO 建议的流程。你们有接受或反对咨询委员会建议的流程。这要由你们来决定，我们也期待你们的决定。我可以理解你们想要轻度监管并且使这种干预最小化，但最终皮球必须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因为社群可以无限地将它踢来踢去。而且我认为我们在做对的事情。我们正在理清一些流程。我们取得了进展，但是，你知道，我们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会在某个时候找到你们说你们必须做出选择。而你们必须依据你们认为哪些人或哪个组织最符合 ICANN 的使命，从董事会的法律视角，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显然我脑海中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认为这不能成为一个推迟决策的机器。我们必须最终拿出一个结果。

贝基·伯尔： 好的。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接下来依次有请谢林、克里斯和史蒂夫发言。

谢林·查拉比： 詹姆斯 — 詹姆斯。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詹姆斯。

谢林·查拉比: 抱歉。我想可能 —

史蒂夫·克罗克: 给唐娜一个凳子。

谢林·查拉比: —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或者是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是董事会有责任解决僵局，而这个流程是董事会的。不是 GNSO 或咨询委员会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制定或更改政策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接受或拒绝，或者提出一种途径来打破僵局，这是我们的责任。

詹姆斯·布雷德尔: 对。

谢林·查拉比: (听不清)。

詹姆斯·布雷德尔: 是的。

谢林·查拉比： 好的。所以我们达成了一致。

詹姆斯·布雷德尔： 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第一次遇到。

谢林·查拉比： 谢谢。

詹姆斯·布雷德尔： 但是现在我们达成了一致。

谢林·查拉比：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

克里斯·狄思潘： 詹姆斯，詹姆斯，请不要离开。

詹姆斯·布雷德尔： 你有没有发现唐娜越站越后了。

克里斯·狄思潘： 她很好。她非常好。她站在你背后被保护得很好。没有关系。

[笑声]

对你刚才说的我表示认同。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而且实际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认同 — 董事会 — 至少皮球到董事会这里要停下来。我对此表示赞同。我唯一要问你的就是，我猜想 — 抱歉，你认不认同最好的办法是 — 你刚才说事情可以永远进行下去。但董事会能够采取的最好办法 — 在做出硬性决定之前 — 不就是努力促使各方齐力解决吗？因为从你最初的发言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当我们陷入了僵局，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我的回应是，你说你们陷入了一个僵局。让我们检验一下，看看能不能 — 如果经过检验认定确实陷入了僵局，那么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可以吗？

詹姆斯·布雷德尔：

对。我讲两点。第一，只要在流程界限以内，在模型范围以内，我们就不要越界，创造新的先例。第二，不管你们拒绝了谁的意见或建议，都要给出指引，告诉他们拒绝的理由，以及哪个具体方面需要再三思，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展开工作，而不是默默把它搁置到一边。谢谢。

贝基·伯尔：

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想我们回到了问题的本质上，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几点本质上和谢林和克里斯讲的、以及你实际上暗示的意思相同，不过稍稍换了一个角度。

你指出有一套规则，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接受或拒绝。如果我们推迟，那么就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所以你喜欢其中有一定的确定性并采取一定的行动。这很合理。那么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然后怎么办？假设我们拒绝了。我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你满意了，可能其他人不满意，但假设我们拒绝了。不过那并不是终点。不是说皮球在这里停下来，我们做出决定，然后就结束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仅仅是回到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上 — 这是常识 — 所以这里有两层意思。遵守这些规则，那么这里就存在尝试有效运用这些规则，并在这些规则的范围内努力取得一定进展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拒绝，然后将它发回，之后就不再考虑它。这样做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帮助，不管是对你、对社群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如此。所以，那样做本身是不够的。

对我们而言，仅仅是说“好，我们看到了这里在做什么”，这也是不够的。让我们提出以下推进的方法，我们会将它写下来。而这就将我们置于做出政策决定的中心，使我们陷入到和其他人相同的工作范畴，由此也损害了我们作为流程管理人的角色。无疑，我们比其他人更知道该怎么做。无疑，我们拥有

所有这些经验。我们大可以花几个小时，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你触及到了 — 你知道，你最后的一番话，如果我们必须行使形式上的否决权，就应当明确那是我们的分内之事，不是最终答案，而是流程的一个步骤，目的是打破僵局，在那之后我们必须发掘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没有哪里写明了这一点。章程没有说，但这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并且要真正具有创造性，充分理解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将各方聚到一起。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目前并没有成文的规定。而且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细节。这是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它是不是一个个性问题，或者是不是目标上的差异，最终将会成为经济学上的一种零和游戏 — 需要在这个范畴内解决，然后选择一条推进的道路。

詹姆斯·布雷德尔：

很快回应一下。我同意你说的，正如我向谢林和克里斯提到的，任何拒绝都要附上一条理由，以便引导相关团体重新思考或重做。但是同时，我常说在 PDP 的语境下，我们努力达成共识。达成共识失败不是流程的失败。它仅仅意味着，保持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说比采纳提案要好。而且我不认为 — 理论上说，我认为有的问题需要参照现状，假设如果你们不能决定，那么也许保持现状就是决定。

史蒂夫·克罗克： 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 -- 保持现状就好了。还有一点暗含在我们的所有发言中，那就是，鉴于理解最终行动 — 根据规则，如果我们拒绝，每个人都可以以此为契机来设法阻止它，宜早不宜迟。所以你们将从我们这里、从员工和所有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很多信息就是，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是否都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并聚集起各方，确定问题等等。我们不必试图代入我们自己，而是，你知道，你可以看到这堵墙，并且你正加速冲向它。这次撞击并非一定要记录，然后收拾碎片。

贝基·伯尔： 好的。下面要依次有请唐娜、杰夫和艾略特 (Elliot) 发言。克里斯说，我们没有时间给唐娜了。

[笑声]

是他说的。我想建议，在这里我们可能要适时谈谈合同问题，因为我想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假设我们都 — 这个讨论是相关的，下面我们将交给唐娜，之后是杰夫和艾略特。

唐娜·奥斯汀： 所以我的 —

贝基·伯尔： 为方便记录，请报上名字。

唐娜·奥斯汀： 抱歉，我是唐娜·奥斯汀。我的意见其实和本次会议开始前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讨论有关。所以会回到预算。如果你们要完成政策问题，我 —

贝基·伯尔： 我们会第一个叫你。

艾略特·诺斯
(ELLIOT NOSS): 如果你们要严格按照这些顺序，那么我要讲的话题也不在此之内。所以我会尊重你的意见。

贝基·伯尔： 好的。我们不妨先从杰夫开始，之后如果没有更多及时的意见，我们就将进入第 2 个问题，从那里开始，然后接下去。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感觉我们刚刚在这里重写了章程。我之所以这么说而且看起来很奇怪的样子，是因为 GNSO PDP 流程对要怎么做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它非常明确地提到，一旦 GNSO 一致通过一项政策，就要提交到董事会。之后它规定，

董事会必须接受或拒绝，而拒绝需要达到一定门槛。如果拒绝，那么就要连同拒绝意见和原因一并发回给 GNSO。然后 GNSO 要做出决定。我们是否要回复董事会并将该政策连同回复一并发回给董事会，还是我们 GNSO 放弃它。没有规定 GNSO 必须将它发回。记住，这是一个从 GNSO 开始的政策制定流程。

所以我听到的是 — 顺便说一下，这里并没有提到，GAC 可以提供建议，虽然向来是董事会采取行动。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中没有提到如果出现僵局，我们要试着解决。不是我认为这个做法不好。我没有说它不好。我只是说目前章程没有这么规定。

所以其中 — 但是 — 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要修订章程，我们可以那么做。我们可以修订政策制定流程。但是目前我听到的情况是，如果 GNSO 向董事会提交一项政策，那么董事会可以征求任何人 — 征求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如果咨询委员会给出了与 GNSO 政策不同的建议，那么董事会可以促成某种合作流程，试着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我不知道这个解决方案要如何回馈到政策工作组，因为到那时，由于 GNSO 已投票批准该政策，所以它已经解散了。而以某种方式促成对话以进行更改之后，最终如果他们决定不行，由此陷入了僵局，没有解决方案，那么董事会就必须投票接受或拒绝，而这可能又是一个可接受的流程。但是我认为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研究，也许要修订章程。

贝基·伯尔：

好的。杰夫，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似乎跳过了一个步骤，那就是当政策建议收到后，第二天 GAC 就会行使提供建议的权利。之后我们就必须和 GAC 一起开展所有这些工作。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走到马跃然的房间，删除其中一个红色方框，我们 — 你知道，世界 —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一个流程。我们必须就 GAC 建议采取行动，必须接受或拒绝，并给出理由。

问题是，我们是机械地这么做，还是找到 GAC 和 GNSO 说，你们希望讨论到此为止吗？如果是，那么对，很好。我们将推进，并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你提出的方法，你提出的这个流程跳过了这部分，也就是在我们获得 GAC 建议后将要采取行动的时刻。现在，我们必须处理一个时机问题。我承认有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关于这些，我想 — 我是说，如果 GNSO 真是这么说，当你们收到 GAC 的建议后，如果你们决定 — 你们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不要和我们商量，直接去做就行了。因为我不认为那是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对。谢谢贝基。贝基给了你一个友好的、有建设性的、合理的回答。我要回答你一开始说的我们是否改变了章程的问题。章程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同你们对话。它没有说我们不能征求你们的建议。它没有说 — 有很多事情章程中都没有说。章程没有

说我们应该去征求意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这么做。让我高度警惕的是，你说我们要修改章程，因为我们做了章程中没有规定的事情，这种立场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不明智。我们有很多空间可以在流程中做出明智和有建设性的举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的言辞反应有点儿激烈的原因，因为其中传递出了董事会越权的讯息。绝对不是这样。董事会努力以一种有建设性的、先进的方式行事，而任何一套章程的编写，不管是我们的章程还是其他任何人的章程，都不会是仅仅框定一个非常狭窄的行动范围。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必在这里了。你们可以自行操作，然后把它提交上来。

贝基·伯尔：

好的。所以，谢林、詹姆斯，我想你们也从董事会成员那里听得非常清楚了，这个讨论并没有赋予董事会在章程之外创建新流程的权利。它赋予董事会开展对话的权利，但不赋予董事会制定政策的权利。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而且最近我们也非常清楚了这么做的危险性。我猜你们对此肯定有话要说。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要非常严肃地强调一下，这是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与董事会的对话，两位杰夫和我并不是为 GNSO 说话。我们刚刚是作为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社群的成员和你们对话。谢谢。

贝基·伯尔： 好的。

谢林·查拉比： 贝基。抱歉。

贝基·伯尔： 好。

谢林·查拉比： 但是你们可能要澄清一点，因为我想我听到了杰夫说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没有回应。他说的是 — 如果我听错了，请纠正 — 他说，好的，没关系。如果出现僵局，你们将我们聚到一起，我们来探讨，假如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之后 GNSO 没有一项政策来否决自己的流程。所以在那之后，董事会仍然需要在否决该政策的同时回过头跟他们说，达成了这个意见，理由如下，请再考虑。你是这个意思吗，杰夫？

杰夫·纽曼： 你说得对。我是杰夫。到那时就没有 — 因为工作组已经解散，政策制定流程的所有先期步骤在技术上已经终止。如果理事会领导甚至和工作组领导进行了讨论，然后说，好吧，那听起来很合理。届时，就存在一个漏洞。我们要填补这个漏洞。

谢林·查拉比： 完全正确。所以就是最后一步。你们能不能一对。

贝基·伯尔： 本周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一点。跃然？

马跃然： 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非常理解你希望系统具有可预测性的愿望和需求，而且我认为你们可以一起研究如何提高可预测性，以便让每个人 — 这里的团体和其他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我们做这些工作的一个原因，把流程的工作方式记录下来。我希望加入你们。据我所知我们将会对你们进行一个特殊的外展活动，期间你们也会在某次会议上收到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了解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提到，系统的可预测性未来将会变得愈加重要。谢谢。

斯蒂芬·凡·吉尔德

(STEPHANE VAN GELDER): 谢谢。我是斯蒂芬·凡·吉尔德。我要接着你说的，跃然，我认为可预测性也是一个时间因素，知道流程接下来会怎么走，在 PDP 中已经明确定义，但是还有时间的可预测性，这一点我们看到在这里 ICANN 似乎没有很好地处理。所以我认为这是

另一件令人心声沮丧的事，这种沮丧感你们在本次讨论中可能也看到了。谢谢。

马跃然： 记下了。

贝基·伯尔： 那么第 2 个问题，回到这里，这个问题在董事会讨论时引发了一场竞赛，我原本建议让董事会的其他人来回答，而不是我，但是没有人自告奋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 它出现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规范 1，共识性政策流程从一开始就一直是 ICANN 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是我们与签约方谈判的重要基础，这些签约方说：“对，我们将接受在合同谈判外施加给我们的义务，只要这些义务符合合同中规定的一系列标准。”作为章程问责制流程的一部分，我们将《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的规范 1 和《注册服务机构协议》中的规范 4 移到了章程中。所以现在有一个 — 更加明显而且坦白说，填补了一个更改规范的能力方面的漏洞 — 而且是以一种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都能接受的方式来控制规范 1 的更改。

所以，作为章程实施流程的一部分，我们真的需要仔细考虑 -- 社群的各个部分都要仔细考虑需要实施什么、需要推出哪些程序、我们需要在社群和不同的团体中间进行哪些类型的教育。我也想到 — 我相信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正在会议室

里的某个地方 — 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我们必须定期让贝基和查克介绍什么是栅栏效应。我想很有可能 — 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将它放到约翰内斯堡的议程中，以便提醒大家。但是栅栏效应，我知道人们对它颇有微词，但是我要对不熟悉它的董事会成员说，它确实是 ICANN 和在座的签约方之间谈判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需要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当然，我们会提高认识。我知道了解这一点对员工而言很痛苦，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提高社群的认识，这样大家就能理解它，而不会认为它不得体。

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吗？好的。

保罗·迪亚兹：

我想我有一个，贝基。我是保罗·迪亚兹。你说在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政策论坛的结构下，你们如何推荐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贝基·伯尔：

我认为我们可能需要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也许不是在约翰内斯堡。我是说，我们可以 — 你知道，它可以作为全球域名分部峰会上的一一个的话题，只要那真正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我不确定它能否走得更远。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回过头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向社群介绍它，但显然时间是个问题。

还有其他意见吗？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你，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

实际上我认为可以在政策论坛上对它做一个精彩的讨论，鉴于它对政策制定十分关键，而且届时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有冲突的会议，大家可能不得不到那儿去找点儿事做，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克里斯·狄思潘：

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会议隔开并且 —

唐娜·奥斯汀：

带来你自己的栅栏效应？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没错。

唐娜·奥斯汀：

对。好的。

贝基·伯尔： 这是新版的低关注度话题。

[笑声]

对此还有其他意见吗？

艾略特，你要 — 他走了？

克里斯·狄思潘： 我刚才说，“哦，上帝，不要。”

[笑声]

贝基·伯尔： 不，看看这个。难以置信。

好的。讨论如何加强缔约方机构与董事会在面对面会议之外的沟通，我想原定的应答人不在这里，所以我想 —

>>（不在麦克风前。）

贝基·伯尔： 不是，哦。他在。是罗恩 (Ron)。我没有看到你。请加入我们。

之后我想在本次对话中，我们可以真正交换一下看法。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加强沟通？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我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

其一就是，域名协会有一个虚拟市民大会，董事会的一些成员已经参加。

全球域名分部也希望再次参加。我认为它在过去取得了成功。

社群的一些其他部分也有过这类讨论，今天早上我们的会议从 ASO 开始，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其实强调了一个类似的原则，那就是，当你们有活动时就邀请我们，我们会来参加。如果我们某个董事会成员离活动举办地很近，那么我们会鼓励他参加，而且你知道，我们不希望满世界到处跑。那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华盛顿或纽约举办活动，而我们有五个人就在美国东海岸，也就是贝基、乔治 (George)、拉姆 (Ram)、史蒂夫和我本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有选择。如果那里有活动，我们可以委派其中一个人前去参加。我想要在董事会和社群之间形成友好的关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除此之外我认为，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或疑问，可以随时发电子邮件或官方信函或者采取其他任何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但也许有时会很慢。

所以我发现，如果有机会坐到同一间会议室，同一个场地，同一座城市，在董事会或具体董事会成员和社群之间可以进行一些更加非正式的互动，那一定是长远之计。

所以我想转回来问你们：你们正在开展的哪些活动是我们不知道而又可以参加的呢？当然不是整个董事会参加，而是就像我说的，部分成员参加。

其他还有什么。还有其他方式吗？拉姆？

拉姆·莫罕 (RAM MOHAN)：我是拉姆。

我可以补充几点。我想眼下就有一个关于预算和财务的磋商正在进行。罗恩，你也要简单谈谈这方面吗？在那之后我想再讲一点。

罗恩·达席尔瓦：

对，好主意。我是说最后一个问题，在全球域名分部我们具体可以和董事会一起做点什么？全球域名分部在五月份有安排，我想。我们有一个新的预算提案，会提供给你们每个人，我们希望在五月底之前收到反馈。当然，这是全球域名分部可以参与的一个很好的话题，围绕财务展开。

你知道，组织的资源有限，但今天似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总是 — 或者即使你们看看开放论坛的内容，也会发现总有人在提出要求，说“我们要做更多工作，我们要更多差旅资源，或者要召开更多会议或开展更多活动。”所有这些事情 — “或者更多翻译。”所有这些事情都要花钱，所以我想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更多讨论的好话题，完全可以在全球域名分部进行，我们可以讨论工作的优先顺序，而且，你知道，我们不能创造更多钱，除非我们提高收费，但是我想没有人希望走这条路。所以如果我们的可用资源有限，我们就必须做出权衡，必须排列优先顺序。我们今年可以做 A、B、C，也许 D、E、F 就要留到明年。我想，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必须考虑这方面，肩负起财务的重任，不能入不敷出，而且要保持支出和工作的优先级很好地对应。所以这是一个绝好的切入点。谢谢拉姆。

拉姆·莫罕：

谢谢。很快补充一点。通常的焦点 — 或者至少传统上焦点会放在有新项目出现或者有新的预算项目出现时，这时才会收到来自 — 特别是来自缔约方机构的反馈。但是在很多方面，缔约方机构可以说是处在常规互动、合规类事项等等的接收端。而具体的例子，具体的反馈 — 什么有用、什么没有用、什么可以改进 — 我想董事会了解这些是大有用处的。

我知道在缔约方机构和 ICANN 组织之间已经展开了对话，但是增加这一层了解我认为对董事会成员也极有帮助。

贝基·伯尔：

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我是来自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

既然我们再次谈到了预算，那么我先前想要说的一点就是，罗恩，你谈到我们必须做出权衡，或者必须排列各项工作的优先顺序，但是我们会不会真正审视我们所做工作的价值？所以，你知道，我们一年召开三次会议。据我了解，上一次海得拉巴会议花了将近 400 万美元。

其价值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做出了哪些显著的改变，以及投入这笔钱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会议模式，多年来没有太多改变，而只是不断地增加，再增加。

我们成立了一个迷你战略工作组，并且围绕这些边缘话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我们如何改善做计划的方式等等。但是，你知道，也许我们应该进行一个对话，讨论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何价值，以及有没有什么做出改进和提高效率方式。所以，你知

道，我认为让社群讨论这个问题很有帮助，因为，你知道，我们早前谈到过，我们听说非签约方、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所有各方都收到了前往冰岛的资金，而我们全球域名分部仅仅收到了四个人的资金，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要求得到相同的待遇。”

我要说的是，这其实不是 ICANN 预算的责任，我想作为社群，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讨论预算时，我们如何才能承担起作为一个社群的责任，而不是说，“我们要求和他们平等。”

所以我希望看到我们审视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

贝基·伯尔：

跃然？

马跃然：

嗨，唐娜。非常感谢你把它提出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董事会成员们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阿莎·合美嘉妮：

特别是我的。

[笑声]

马跃然：

因为你指出了一个问题，它远不止是出差的补助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深入到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 ICANN 应该资助哪些方面。

当我们谈到 ICANN 和我们的工作时，有一件事我认为必须明确。

的确，我们有比如说拍卖资金，有各种各样非运营用的资金。所以当我们谈到翻译或其他工作的开销时，我们谈论的只是用于运营的钱，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拍卖资金是由社群处理。

而且我认为接下来讨论的是我们拥有的资金 — 我用的是“资金”这个词而不是“收入”，这是有原因的。我们收到的钱应该用于有价值的事情。

五年战略计划为我们所有人 — 而不仅仅是为 ICANN 组织设定了一个方向，它关系到全球化，关系到我们何去何从、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目前在我所在的组织也就是董事会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未来也要考虑如何让社群也开展这个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讨论，必须以非常透明、非常包容的方式进行。我要增加“透明度”这个词，以确保我们以一种人们满意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对此满怀期待，而且我可以看到董事会成员们也一脸兴奋，我们都认同这一点。实际上我要感谢你把它提出来。

阿莎·合美嘉妮： 我要很快补充一点 — 你在哪儿，唐娜？噢，你在那儿。唐娜，我没有收买你这么说，对吧。我没有。谢谢你提出来。那非常好。它正合我意。我非常、非常关心结果，关心价值，关心如何展示我们的支出所具有的价值。所以，如果你对此 — 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反映这一价值还有更多意见和想法，非常期待你提出来。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是多么赞同这些想法。所以谢谢你。

贝基·伯尔： 艾略特？

艾略特·诺斯： 谢谢贝基。我是来自 Tucows 的艾略特·诺斯。

在董事会/GNSO 联合会议结束时我提出过一个非常简短的意见，因为跃然观察到存在一些结构方面的挑战。我指出了其中一个特殊挑战就是 ICANN 中的结构不平衡，其中非签约方总是作为事物的请求方，而签约方总是作为事物的提供方。后来有人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像两辆车，一辆只有油门，另一辆只有刹车。这种结构不平衡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于是跃然对我说，“但是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你”指的是社群。我认为他不是指我个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昨天，我们召开了多年来我在 ICANN 参加过的最好的会议之一，会上有隐私专员出席，他们大都来自欧盟国家、欧盟内部、联合国，他们第一次真正出席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 ICANN 流程中。

所以在我看来，跃然问我的问题在那里给出了答案。

所以我们有机会，作为社群 — 我要敦促你们在董事会和高管层考虑这一点，纠正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平衡。我们可以以两种方式来纠正。

在软的方面，可以强烈鼓励隐私专员深入参与，并且不管我们在哪里会面，都鼓励大家讨论隐私问题。你知道，有人对我说欧洲人是碰巧来到这里，因为本次会议在欧洲举办。但他们可能不愿意继续出差，到欧洲以外的管辖地去。

这很合理。

不管我们在哪里会面，我都敦促你们试着尽可能地在 ICANN 会议上提出这些区域隐私问题。

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我想敦促 ICANN 董事会和跃然，作为执行官，可以 ICANN 内部设立一个隐私办公室。这些工作应该首先从任命一名隐私官开始。

这个社群的隐私需求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家性的。作为一个组织和社群，从隐私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它

们绝无仅有。我们不能指望国家或区域的隐私专员来解决我们独有的问题。

所以我强烈敦促你们思考并考虑这一点，推动实现一些必要的和进一步的结构平衡来帮助我们大家、帮助整个社群更有效地解决一些我们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

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艾略特。

乔纳森 (Jonathan)? 有人要 —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对艾略特的发言没有人要回应或者说点什么吗?

贝基·伯尔：

你知道，艾略特代表他自己发言，而且我想他之前提出过这一点。

乔纳森·罗宾逊：

好的。我想更简短地讲三点。

第一，有关财务的讨论一直受到欢迎，如果它能够在全球域名分部峰会期间进行，并且我们能够就刚刚说过的这类事项进行切实的互动和讨论 — 这类事项具体是什么我就不重复了，我认为那会非常、非常有用，包括提出的所有建议。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我猜对董事会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一个建议，那就是，你们是否在考虑 —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们能不能考虑对储备资金采用某种结构化的供款形式，比如每年定期供款？

因为你说过，你知道，有一项政策是在储备资金中操作地区内一年的运营费用。我们都知道它会消耗到这一水平以下。所以最好能了解你们是如何考虑这一问题的。

我要说的另外一点，也就是第三点，回到沟通问题。我发现，而且我也从很多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谢林提出的几点，关于董事会采取结构化的工作方法，以及你们是如何将它分为三大类进而分为更多子类的，这似乎非常受欢迎。它很透明，很通俗易懂，而且似乎是一种非常有条不紊的方法，所以感谢你们做的这些。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关注你们的消息，关注你们这么做的效果如何，但是首先，了解你们的工作方式令我们受益匪浅，所以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

阿莎，你要谈谈对储备资金的捐献或者...

阿莎·合美嘉妮： 好的。我是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你的发言，乔纳森。我们还在研究补充或充实储备资金的不同方式。你知道，其中已经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使用拍卖收益来补充储备资金，但是现在就谈论会不会这么做确实为时过早。

有几件事我们可以做。目前我们正在整理一份关于储备资金管理以及储备资金补充的文件，我们要和社群共享这份文件。它在我们的工作之中。它是我们计划要做的。

所以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我要肯定地对你说，我们正在考虑和研究这件事。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我想接下来是罗恩发言，然后是谢林。

罗恩·达席尔瓦： 好的。谢谢贝基。回到 — 我是人。我也是财务委员会副主席，所以这可能更搞笑。我口误了。

[笑声]

罗恩·达席尔瓦： 有关预算的反馈实际上需要在四月底之前完成，所以终究没法和全球域名分部协调。

而且对反馈的回复应该在五月底前完成。实际上日期就是五月底。

但是，我想它依然是可供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有价值的话题，因为这不仅仅是 2018 财年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问题，补充储备资金也是其中的一项。

如果你看 2018 财年预算，我认为没有任何项目会真正记录到储备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会推迟到 2019 财年或之后解决。或者，就像阿莎说的，设法找到某种方式来将大量资金抽回到储备中，所以这需要解决。

但是今天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对 2018 财年预算提案提供反馈。今天有一个会议 — 哈维尔 (Xavier)，是今天下午 5 点到 8 点吗？我不知道地点在哪里。但是届时有机会和财务团队一起讨论预算的细节，而且你知道，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但是再次说明，我认为这个对话不仅仅是针对 2018 财年，而且，对在四月底之前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全球域名分部进行回顾，我认为会是今天讨论的一个很棒的话题。之后更重要的是，讨论长期的 — 你知道，对组织如何增长或停滞的财务预测，我们如何对此进行规划，如何排列工作的优先顺序，以及如何确保我们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乔纳森·罗宾逊：

贝基，我想简单回应一下罗恩说的。我是乔纳森。我认为你没有口误。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流程内讨论预算工作，我们将会这么做，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就会这么做。但是我也认为我们可以在流程外讨论。

而且我认为，显然在缔约方机构内部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资金就是通过签约方渠道筹集的。这是牵动人心的话题。而且我们运行着盈利的、成功的商业性组织，所以很愿意和你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流程内或流程外都可以。谢谢。

谢林·查拉比：

所以乔纳森，你提出了一个意见，我想我们解答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你的意见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规划，每年做预算时生成一项净盈余，然后随时间逐渐补充储备。这是你的意见，对吗？

乔纳森·罗宾逊： 你说得对。这既是我的问题 — 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又是我的个人建议 — 你们可以考虑这么做。

谢林·查拉比： 它是 — 谢谢。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阿莎也提到我们目前正在就这些事项进行讨论，我们打算在日内瓦召开的下一次前瞻会议上进行董事会讨论，审视各种不同的选项并做出权衡。如果你这么做，会损害其他方面，对吗？因为它不可能是单向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利益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当然从现在起到日内瓦前瞻会议之前，我们会界定这个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讨论方式。谢谢。

贝基·伯尔： 鲁本斯。

鲁本斯·库尔
(RUBENS KUHL):

鲁本斯·库尔，.BR。我想说的是，补充储备资金仅仅是使它成为一年运营费用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限制支出和限制成本。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双管齐下。

社群中有很多人表达了一种观点，我也认同这种观点，那就是针对我们完成工作所需的支出，我希望看到零基预算。然后再

编制需要支出的项目，因为目前我们的所有支出都是取自收入。所以我们只要调整我们可以用这些收入来做什么。

但我们必须花掉它吗？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谢谢。

谢林·查拉比：

抱歉。这个问题也还在和我们的 CEO 讨论，跃然也在现场。这个意见是，如果你考虑可以生成一项净盈余来随时间补充储备资金，那就意味着你不能把所有钱 — 所有资金都花在运营上。所以运营费用必须降低。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讨论还在进行。我是说，董事会还有没全体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我们会界定问题并开展讨论，包括你提到的所有这些可能性。谢谢。

贝基·伯尔：

詹姆斯，你要最后谈谈这个话题吗？

詹姆斯·布雷德尔：

不是，我想开始谈一个新话题。所以我在等 —

贝基·伯尔：

我想确保留出一点时间来讨论至少一个董事会的问题。所以 — 但是，请继续。我想我们大约有 20 分钟，25 分钟。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抱歉，我是来自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格雷姆。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状况。

你们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围绕问责制工作阶段 2，另一个是更为一般性的政策关切。所以我想先让几位同事来分享其中的一些政策关切，之后再看看能不能谈谈工作阶段 2 的问题。

乔丁·布坎南

(JORDYN BUCHANAN): 抱歉格雷姆。我是乔丁。我还有一条意见，不是关于预算部分，而是关于实际沟通部分。我一直在等预算话题结束，然后再回到沟通问题上。

关于沟通话题我发现 -- 哇，靠近话筒时声音太大了 -- 在上一次海得拉巴会议上，我们就缔约方机构的多个关切展开了大量对话，这些关切和与员工的合作模型有关。

而且你们也知道，我们给你们写了一封信，后来又发了一封后续函件。我想我们很渴望收到你们的回信。我想在那封信中我们特别要求的一件事就是，请注意，我肯定关系问题是双边的，我们肯定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使我们与员工的合作更加有效，我们希望尽快收到你们的回信。谢谢。

欧文·德隆

(OWEN DeLONG):

欧文·德隆，来自 Akamai。关于政策问题，我是大约三周前完全加入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交叉验证是我们一直热议的话题之一。使用今天的技术和可用数据，要做到这一点的确非常不现实，原因有很多。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心数据库，包含格式一致的数据来进行此类验证。现有的数据库不准确、不正确、不充分、不完整，而且价格昂贵。今天可以进行的处理格外昂贵，因为它存在并且仍会产生非常错误的结果。而且对于实际要解决的问题还存在许多疑问，因为至少人们的观念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有望成为消除 DNS 滥用的灵丹妙药。而事实是，犯罪分子完全能够提供完全有效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来匹配费城独立宫的某家五金店，或者任何一个与他们无关的地点。

贝基·伯尔: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澄清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要求进行一个可行性评估。所以你是说签约方和员工之间在关于可行性的看法上存在分歧，还是一

欧文·德隆:

情况似乎是这样。因为我们再次从员工那儿听说，他们现在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认为它具有魔法般的可行性。但我们仍然认为不可行。明天我们会和员工开会，届时他们将阐述他们的观

点，我们会试着弄清楚他们要说些什么。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相信它的确确不可行，即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也认为它不可行。据此我们可能会放弃它。

贝基·伯尔：

哦，拉姆？请讲。

拉姆·莫罕：

谢谢。我是拉姆。

SSAC 内部的一些 ICANN 组织员工刚刚进行了类似的对话，讨论所谓的标识符技术指标或健康指标。它有着类似的趋势。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这可能也应该成为全球域名分部峰会上重点话题，因为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解决它，因为，我在和员工对话时了解到，他们正努力收集数据，并以某种常用的交换方式提供访问，以备未来使用。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它被归类为健康等等类别存在疑虑，因为强加一个类别给它可能并不合适。但那是我们应该开始并继续的讨论，因为它不仅关系到 WHOIS，还有其他数据指标，我相信 ICANN 会在这里的多个研讨会上介绍。

我的建议是，缔约方机构方面，你知道，他们应该看看所有这些数据，并开始提供具体的意见，帮助指引方向。因为根据我

和员工的对话，我认为，他们的意图就是收集整理并提供数据，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

塞巴斯蒂安·杜克

(SEBASTIAN DUCOS):

嗨，我是塞巴斯蒂安·杜克，代表 gTLD 团体发言。我要接着艾略特之前说的 GDPR 问题，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作为签约方，全都牵涉其中。它不是一个欧洲问题，而是全球问题。一旦并且只要我们注册成为欧洲居民，我们就需要对此做些什么。我们有一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没有参加昨天 DPA 的讨论。我抽不出时间。但是我理解，就他们而言，我们已经违规了。一年后，他们将开始申请惩罚措施。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对此要有清晰的理解。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推迟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考虑它。我们已经花了一年时间来和 .FR 的好朋友们讨论，他们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一年的时间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必须开始行动。

现在，作为 NeuStar 一员，我也代表一家后端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我们可能要作为社群提出解决方案，我知道对我们而言要在技术上实施这些解决方案需要多长时间。我要求我们在阿布扎比会议结束前给出回复，因为否则我就无法实施。注册服务机构将无法实施。S-corp 提供商将无法实施。那样我们都将违规，而惩罚的利剑已高悬在我们头顶。

贝基·伯尔：

谢谢你的发言。其他人要谈谈吗？那么我讲一下。

董事会正和跃然以及 ICANN 组织一起开展大量工作。我们在圣莫尼卡的研讨会上举办了一个教育会。我认为昨天的会议提高了社群的认识。我理解你对时间的担忧。我认为目前对 RDS 团体来说是要在年底前左右出具一份预备报告。

同时，我对此的回应是，任何人都无法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前实施解决方案。所以我也认为我们必须对此有一种危机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你知道，我们就 WHOIS 展开的大量讨论 — 我们并非总是激励所有各方坐到会议桌前，一起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讨论并达成协议的就是，我们如何制订一个行动计划 — 任何与 IDN 有关的人员都不要听 -- 来对此建立某种快速通道。所以我们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和你们集体讨论。然后要让所有各方坐到会议桌前。

昨天参加会议的执法团队成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们很满意。他们认为会议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这对我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GAC 和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在这里同意会挤出人力投入其中，艾略特还邀请他们挤出更多人力。

所以我想我对社群的问题是 — 并且我认为你们也要帮助我们解决 — 那就是，我们很可能会讨论一些非常重大的技术变化，它们需要时间。我们必须开始，必须对此有一个计划。所以我需要帮助 —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来提出这个计划。

塞巴斯蒂安·杜克：

了解到工作环境和我们略有不同后，欧洲 ccTLD 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多年；而且有的已经实施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要他们所做的一切实际符合 DPA，只要我们可以利用它，那么就有一个有用的实例，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实施要花多长时间。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并非革命性的变化。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在于给 — 抱歉，提供一种可能性，让注册人可以说“请隐藏我的数据。”

贝基·伯尔：

我想接着说几句。你认为我们不需要先商定一套要求吗？

塞巴斯蒂安·杜克：

当然。

贝基·伯尔： 我想恳请大家对制定要求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出去说，“让我们采取 .NL 的做法”，那么我们将面临另一场危机。

塞巴斯蒂安·杜克：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有人已经做了他们的功课，我们应该情况怎么样。我不是说采取他们的做法。我们还需要让它适应我们自己的框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

贝基·伯尔： 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其实我本来想说另一个问题，但现在我要重申一下塞巴斯蒂安所说的。据我所知 GDPR 下的费用结构是全球销售额的 4% 左右。你们有一些大型上市公司需要遵守这个条例。

假设，你知道，如果要选择的话，这些公司很可能会先遵守这项法律，然后再处理与 ICANN 的合规性。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所以我想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及时对此提出解决方案，那么如果他们开始执行自己的合规计划，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

此外我还有其他事要说，先交给艾米莉。

艾米莉·泰勒： 我很快 —

贝基·伯尔： 艾米莉，对。

艾米莉·泰勒： 我只想支持塞巴斯蒂安说的，关于 GDPR 在这一语境下的严重性，而且实际上我也同意詹姆斯说的。你知道，任何人 — 这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欧洲公司，而是任何处理欧盟数据的人。此外，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在 Shrems 裁决以及 Watson 裁决近期得到再次加强之后，关于数据传输的合法性目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比如我们的托管数据到美国的传输。对英国而言，考虑到我们的监督法，在脱欧之后情况甚至会更加复杂。所以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领域，不是五分钟就能在这里解决的。据我所知，在过去 17 年都没有解决。

所以我认为詹姆斯给出了最切实可行的建议，那就是让公司合规，并希望 ICANN 未来十年好自为之。

贝基·伯尔： 好吧，那是个激将法。

[笑声]

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们可以进入新的议题了吗？很好。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召开了联合会议，会上我们了解到，IETF 很快会利用其意见征询流程来保留另一个字符串。我想是 .HOMENET。

这对下一轮申请不一定公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会这么觉得。但是我认为它令人担忧，而且在我们两个组织之间有点儿缺乏协调。

我知道我们有一位 IETF 联络人。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他是琼尼 (Jonne)。好的。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些工作。我想，有人担心随着这个后续程序 PDP 继续处理它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透过其他类型的途径来获得 TLD，不管是分配 TLD 还是保留 TLD。有一天，这些字符串可能会与未来轮次中可能申请顶级域的字符串素材冲突或交叉。

我要问的是：ICANN 董事会会做些什么来确保清楚了解这些特殊用途字符串，或者甚至是和 IETF 密切协调？

贝基·伯尔： 谢谢。琼尼。

琼尼·索尼能

(JONNE SOININEN):

当然。大家好。琼尼·索尼能。我是 IETF 联络人。首先，对不了解情况的人说明一下，的确，IETF 有这个流程，或者说它有一个注册管理机构，名为特殊用途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专门处理用于 DNS 以外的那些技术用途的顶级域名。

像 .LOCALHOST、.LOCAL、.EXAMPLE、.ONION 等都属于这类域名。现在，我们在讨论 .HOMENET，它将用于 IETF 定义的一个产品名称中。

实际上大家知道，一段时间以来，IETF 一直在研究关于这些域名应当如何分配的政策或程序，当他们开始这个流程时，实际上 IETF 会向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发出一个联络人声明。遗憾的是那发生在移交期间，所以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现在为时还不晚。这些讨论还在进行。

实际上，我们在董事会已经就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基本上我们得出了和你们相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在不同社群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和更多的讨论。确切地说是 IETF 社群和 ICANN 社群，特别是在这些事项上可能还要和 GNSO 社群协调。

实际上我和跃然以及目前还有几周任期的 IETF 主席亚里·阿尔科 (Jari Arkko) 在周日会面讨论了此事，并且开始探讨了一些关于怎么做的意见。这不是董事会级别的讨论，也不是 CEO

和 IETF 主席级别的讨论，而是讨论如何才能真正促进社群之间的交流，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能取得什么成果，我们也十分欢迎大家提出好的意见。

马跃然： 我可以讲几句吗？

琼尼·索尼能： 不可以。哦，好吧。反正你都要说。

马跃然： 我要夸奖一下 GNSO，因为在这个讨论中，你们提出的关于红十字会的讨论形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你们努力通过这种形式一起界定问题，而这种途径正是我们和 IETF 所讨论的，所以可以说，相关人员可以进入房间，从头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抱歉夸奖了你。你看起来不想接受这个夸奖，但我喜欢。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想 — 我接受夸奖。我要承认，如果我们未来开始参照与红十字会的会议作为日后工作一个模型，那么我想我会被逐出这个社群。

感谢你的回复，也感谢你提供背景信息。我只想说几点。显然，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沟通是必要的，因为我从本公司参与 IETF 的人那里了解到，我知道社群中存在一些交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依赖于内部电子邮件清单和口头传达。显然它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因为这些几乎都在办公室闲聊中得知的。

第二点是，我希望 ICANN 可以找到 IETF 说，这里有一些明确的标准，我们希望你们在有人对你们提出特殊用途字符串构建的好点子时进行参考。那将为新协议奠定基础，你们可以参与并且说，等一下，那看起来更像是 TLD 申请轮次的素材。让我们和 ICANN 讨论一下。让我们确保他们知晓，并且有一个触发流程，有一个通知流程，我们甚至可以将类似这样的问题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样我们的社群就能讨论这些字符串，然后 IETF 再采取行动，允许他们从 DNS 中保留。而这一个 — 正如我说的，虽然这一个很可能不会敲响警钟，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敲响。

琼尼·索尼能：

对，我赞同 — 但情况是，你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我赞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会非常有用。

我要重申一遍我说过的话。IETF 现在实际上正在审视程序，好像在审视实际保留这类名称的问题声明。所以这是参与其中

的好时机。而且，当然，你知道，IETF 也是一个像 ICANN 一样的社群，一个开放的社群，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是 DNS 运营工作组。所以大家可以参与其中。我可以给你们相关的指引。

当你说 ICANN 应该参与的时候，我不确定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从社群到社群的讨论，而且在 IETF 流程中它并不具有代表性。你作为个人参与，但是当然，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但是情况基本就是，对，应该对它进行讨论。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协调。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有过尝试，但当时的时机不佳。IETF 实际上在开始这项工作时就向 GNSO 发出了一份联络人声明。所幸它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实际上还有充裕的时间来投入其中。

贝基·伯尔：

好的。现在有很多人等着发言，但我们没时间了。所以各位一定要长话短说。下面依次是乔恩 (Jon)、拉姆和克里斯 — 克里斯，抱歉，以及史蒂夫，戴维 (David) 好像已经放弃了。

拉姆·莫罕：

我只想回复一下刚才的话题。

乔恩·内维特

(JON NEVETT): 我也是。

拉姆·莫罕: 好的。请讲。等你讲完我再讲。

乔恩·内维特: 我只想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们解决。你知道，我们在 ICANN 董事会有一个 IETF 联络人。或许我们也要在 IETF 安排一个 ICANN GNSO 联络人或者类似的角色。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公司带有 .HOMENET 这个名称。包括 Homenet Automotive、Homenet Systems、等等等等，有非常多。而且你说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现在就出现了问题。有三个申请以保持模式坐等了五年，分别是 .HOME、.CORP 和 .MAIL，我们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当 ICANN 接受申请时它们不在保留列表中。

所以针对下一轮，让我们尽量提前解决它，这样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并且可以为双方建立一个更简单的申请流程。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我想告诉詹姆斯和其他人，SSAC 稍微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SAC 90 文件具体谈到这个问题，这份文件本身是为了就域名空间的稳定性提供咨询

建议，而且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 ICANN 社群内，可以说，这引起了一些注意。而且，你知道，这是一份公开文件，里面向董事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提示了或者帮助提示了董事会开始去做琼尼提到的这项工作。所以，在我看来，目前这个话题并非不透明。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我要提供一个意见，不是董事会的官方意见，也不是 ICANN 的官方意见，而只是在 IETF 和 SSAC 以及这里的一个观察。

我对 IETF 方面的观察就是，他们有一个有限的保留名称列表，但在我看来那是不够的。它不是最终版，而仅仅是一个开始。所以我要说，我们的默认立场是，对，我们尊重他们放到列表上的所有内容，我们会注意任何其他有冲突或者基本上已在使用的名称。那很自然地可以推导出，我们不会授权 IETF 保留列表上的名称。我们不会授权 .ONION，不会授权 .HOMENET，不会授权 .MAIL、.CORP，还有一个是什么？.HOME。我刚刚说的是 .HOMENET，但应该是 .MAIL、.CORP 和 .HOME。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有争议的，我完全同意我们要支持我们对此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或立场，并附上某种文件证明，说明如果这些名称被授权，可能会造成哪些损害。但是我不认为仅仅是因为某人要求获得某些名

称，我们就有义务对它们进行授权。我认为我们有权利并且有责任将问题名称排除到服务之外。如果有团体要将与域名系统有冲突或混淆的名称用于其他协议，并且这些事情无法理清，那么我想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不厌其烦地考虑复杂的情况。所以，你知道，比如 .ONION 的情况就不是一个 IETF 协议。曾经有很多人说我们要这么做，而且他们没有通过 IETF 的标准进程来运行它，所以后来 IETF 就有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说我们要与 IETF 协调，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 IETF 没有也不会行使像我们对名称进入根区的授权那样的、对域名空间的这种控制权。

贝基·伯尔：

好的。现在我们真的没时间了。谢谢大家加入我们。我认为今天的讨论非常活跃。未来我们还会再讨论。保罗 — 格雷姆。

谢谢。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